

# 车之精灵

□镇江 张星

男友买了辆电动车,依着我的喜好,选择了粉色。车头的框架边缘都用半圆弧处理,配上桃花一样的淡粉色,有种浑然天成的萌态。我们亲切地叫它小粉。

小粉最适合夏天。上班的路上,矜持不苟的梧桐树张开它健硕的树枝,在马路上方拢起一片深绿色的穹顶。倔强的阳光穿过丝丝缝隙,在地方形成了斑斑点点,像草原骑士猎豹身上的花纹。小粉穿梭在婆娑的树影中,原本不很亮丽的颜色在深厚的绿色中却显得鲜明。

车来车往,骄阳晒得铁皮快要融化,开车的人躲在滚烫的车皮里面吹着空调。每次等绿灯时,我总能透过前车玻璃看见里面的人,他们戴着墨镜的脸上却透露出一丝不耐烦。我心中奇怪,有个能遮阳的车顶还不值得惬意吗?

红灯变绿,车辆缓缓前行,然后加速,直至消失在马路尽头。我骑着小粉稳稳向前,树荫下方凉风习习,带着香樟树叶叶破裂散发的

香气。我知道车里的人为什么不能惬意了。

夏日傍晚,深蓝色夜幕终于遮住了不愿离开的夕阳,收回了它抛向江面的橙色绸缎。小粉带上我,和他一起来到金山湖公园北边的宽阔道路兜风。这里几乎看不见车辆,小粉终于在无人的地方放开跑一跑。忽然从西边传来一阵二胡的声音,悠扬的琴声在清澈的夏日晚风中飘荡。这里的确是个练琴的好地方,天然的无人的舞台。

小粉每天往复家与单位,辛勤工作着,踏过火红枫叶铺成的红毯,小粉迎来了它工作生涯的第一个冬天。零下的气温不但让人的关节僵硬无力,连它的工作路程也缩短了。同样的电量已经不能支撑它到原来的四十公里。冬天啊,真不适合工作。

可即便受到严寒天气的影响,除夕那晚,小粉还是坚持驮着我们到十五公里外的城外看烟花。运河大桥上礼花声震耳欲聋,空中烟花

绽放不断,我俩在欣赏着人造美景的同时,都在心中默默感谢着,祈祷着,希望小粉可以再坚持到我们回家。

当然,它不负厚望。

那天中午,男友一脸心疼地告诉我,小粉出了车祸。它原本光洁的前车架,如今有了两道深深的裂痕。这是一道丑陋的伤疤。问其原因,是在拐弯时与一位快速且逆行的大爷相撞。我忙问对方如何,他说人没事,只是大爷的车掉了更多渣。我安慰道,没事,让大爷长长记性,以后要遵守交通规则啊!说罢,看着面目狰狞的小粉,我还是难掩心疼。

男友跟我说起了《海贼王》中的“船之精灵”,因为与船员之间亲密无间,最后幻化出人形来向它们报恩。

“你说小粉会不会也有‘车之精灵呢’?”他认真地问我。

“会有的吧,因为我们也这么爱它。”

# 奶奶的一架花藤

□天津 安然

邻居老爷爷家有一个开花的院子,最吸引我的,是那棵爬上高高院墙的茂盛的花藤。

至今我都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花?粗麻绳一样的藤蔓,爬上墙头,爬上门楼,茂盛的枝叶把高高的门楼统统遮住,院墙也严严实实地封了一大半。所以,那应该是一棵非常老的花吧,从记事起就似乎很大很茂盛地长那里,藤蔓蜿蜒,枝叶葱郁。最美妙的是春天和夏天,花藤开出了花朵之后,散发出阵阵清香。

那藤上的小花有白色和黄色,与金银花极为相似,却奇香无比。小时候的乡村,香味儿并不多。很多人家的院子,因为饲养着家畜、家禽总会散发着臭味儿,所以拥有一个花香四溢的院子是多么令人神往。那是只有在县城上班,吃着公粮的爷爷家的院子才能拥有的殊荣吧。

因为花很香的缘故,很多路过的小孩甚至是大人都会去折一枝两枝花把玩。这种行为当然让主人十分不满,邻居爷爷不止一次抱怨。所以,虽然是邻居,虽然满心欢喜,我却并没有特别靠近过那棵藤蔓,因为奶奶曾严厉地告诫我们不准去折那些花。

大多数时候,我跟着奶奶在院子里喂鸡喂鸭,洗衣做饭,总会沉浸在花香里,心里、眼里溢出羡慕和享受,脚边转来转去的脏兮兮的小猪也仿佛可爱起来。

我得到一根花枝的过程很简单。一天,一个同村的小孩儿折了一枝花,正好被邻居爷爷看到。爷爷跟从头到脚都散发着乡土气味的村里人不一样,他衣着整洁,面庞温和,语言也有板有眼。他那天说了很多话,大约是教育那个折花的孩子,说了很多道理。被批评后,那个折花的小孩也意兴阑珊,无趣地丢掉了那根鲜亮的花枝,跑了。

邻居老爷爷无奈地摇摇头,关好大门回了家,只留下一根折断的花和一个呆呆看着的我。那根花枝叶子碧绿油亮,花朵细腻鲜嫩,仿佛蕊上的花粉都清晰可见,那是一枝生机勃勃的花。我捡起来那只被扔掉的枝条,闻了又闻,心爱得不得了。因为知道它不久就会枯萎掉,香味儿也会渐渐消散,所以心里很遗憾,于是我把它插在了窗台下面栽着大葱的铁盆里面,希望延续它的生命。

过了不久,花枝还是蔫掉了,变成了一只枯枝。我的遗憾被童年

里其他斑斓的色彩所遮掩,渐渐地忘记了那枝曾经在我面前戛然而止的生命。意想不到的,第二年春天那根干枝上竟然发出了小芽,长出了嫩叶。那根枝条经过一个冬天的等待,在春天竟然孕育出新的生机。

毕竟是早春,我对那藤花的热情还没有洋溢起来。奶奶把那枝生了根、发出芽的枝条,培植在我家大门楼的旁边,经常去灌溉那根小小的枝条。

就这样,这枝曾经被摧残、被遗弃的枝条,在我家院子一角向阳的泥土里蓬勃地生长起来。它长得不快,起初的几年似乎也没有开花,所以它一点也不引人注目。后来,花慢慢长大,花枝爬过围墙,爬上门楼,慢慢地开出花来,仿佛是一瞬间的事。

当它也花开锦绣,花香烂漫时,我惊喜万分。我尽情地享受着自家花的美好,有时轻轻摘一两朵夹在书里做标本,有时折一枝生在瓶子里,放在书桌前,奶奶都任由着我。

再后来,我离开家到外地读书,每次离别和归来的日子,总见到奶奶站在花藤下,周身萦绕着花香。

# 晚开的花儿告诉我

□河南项城 李素华

长寿花终于开了。五月,浅夏伊始。林花早已谢了春红,它却总是含啼不语。直到近日才默立案头,为我演绎了一场迟到而绚丽的花事。

从未见过如此精致的小花儿,小巧的椭圆形叶片翠绿、肥厚,顶端托举起一簇簇火焰般的红花。细看时,每簇花都由数目不等的几朵小花组成,六朵的,七朵的,八朵的,十朵的,不一而足。单看每朵花,大小仅如樱桃,然而令人惊异的是,如此娇小的精灵们个个都那般执着!看吧,每朵花都一丝不苟地开满了七层,火一般的红艳,霞一般的绚烂,有几朵还俏皮地染上了金边儿,于是,这群微若指扣的小可爱们便在我的案头欣然喧

闹起来了。

而我等待这场喧闹,是何等的漫长啊!

春节前,案头的水仙花渐渐凋零,甚是寂寥。于是去花市想挑一盆可爱的花儿陪我度过这萧瑟的残冬。捧回它时,花农承诺:不出半月,它必展颜。观其蕾苞个个鼓胀饱满,我也深信不疑。于是每天悉心照料,只盼它能于节前开花,为春节增添几分喜气。可是,新桃换了旧符,灯火阑珊的元宵佳节也在璀璨的烟花中谢幕了。每日频顾,它只是呆呆地板着脸小脸儿,丝毫没有要开口的迹象。过惊蛰,越春分,至清明,盼谷雨……我在焦急中等待,等待中焦急。室外早已红紫葳蕤,春意阑

珊,它却依然默立案头,不动声色。我怀疑花农骗了我,甚至想把它扔下阳台,做了楼下小院里那两只小白兔的晚餐。

一日午后,眼睫毛湿之际,蓦然瞥见一抹娇红。仔细再看,嗨!它终于开了!

彼时它已在我的案头默立了百日之久,我也终于以旷日持久的耐心,等来了这场迟到而绚丽的花事。

身为教师,我常为班里一些孩子犯愁:他们看起来总不如另外一些孩子机敏,早慧。今天,这晚开的花儿告诉我:不必着急,做一个有耐心的园丁吧,只管用心、用爱去呵护,总有一天他们都会像长寿花一样,泼泼洒洒,灿然开放!

# 响堂栀子花

□南京 侯利旺

端午节前后,正是江南梅雨季节。南京的街头巷尾,随处能听到叫卖栀子花的声音。栀子花为端午流传已久的民俗,每到端午,妻子往往要在花市盘桓半日,挑选一把栀子花带回家放在水瓶里,为端午增添些许清香。

南京街面上绝大部分的栀子花都来自老山脚下的浦口响堂村。响堂村不大,只有几十户人家,村民多以种植花卉为生,家家户户种植栀子花,村前院后是栀子花田。据说,花开时节,村民们每天清晨都会提着篮子到地头去摘花,一把一把地将花扎好,然后再送到南京大大小小的“花市”去售卖。

父母来南京过端午,我便开车带他们去响堂赏花。我们沿着老山慢慢行驶,老山海拔不高,最高处只有400多米。拐上一条盘山路,这也是将响堂和外面的世界相连的山路,经过一处河流,名为响堂水库,水面清澈明亮,溪流蜿蜒而下。看着这远处有高山,近处有花花草草,不禁让我们心旷神怡。我们继续沿着山溪往高处走,穿过响堂水库,行至半山腰,响堂村已在眼前。

我们下车漫步,空气中四处弥漫着栀子花的浓浓香气。屋檐

下有老人们三三两两晒太阳,聊聊家常。还有闲坐在茅草凉亭,打牌下棋的。我感叹真如桃花源一般:“土地平旷,屋舍俨然,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。阡陌交通,鸡犬相闻。黄发垂髫,并怡然自乐。”热心的村民说响堂也称“桃源谷”,因为不仅有栀子花,漫山遍野还有桃花,可谓“响堂有镜水,深山藏桃谷”。村民们说起响堂由来,传说上古时期,响堂是个天池,常有仙女来洗浴、嬉戏,每次仙女们来的时候,天空中会传来轰隆的雷声,响彻云霄,“响堂”由此而得名。

我们走近栀子花田,栀子花潜藏在绿枝嫩叶中,栀子花开六瓣头,粗粗大大,色白,近蒂处微绿,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清香。宋代杨巽斋的《蔷薇花》曾言:“蔷薇标名自宝坊,薰风开遍一庭霜。闲来扫地跏趺坐,受用此花无尽香。”宋代才女朱淑真在《水栀子》诗中咏吟:“一根曾寄小峰峦,苦葡萄清水影寒。玉质自然无暑意,更宜移就月中看。”

心里想着端午所在的五月正是花草茂密之时,我从村民家里买了几把栀子花,回家后插在水瓶中,屋内荡漾起响堂乡野的气息。

# 连环画里旧时光

□海门 徐新

连环画,民间俗称小人书,在娱乐生活比较缺乏的七八十年代,小人书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欢乐。

当时的连环画大小、形状差异不大,内容种类丰富,有中外古典名著、民间故事、神话童话、历史的和现代的各类事件或人物、上世纪的战争题材,五花八门,应有尽有。这些连环画的共同点就是图文并茂,画面清晰,意思明了,下面附注的三两行文字也是直白、易懂。有些不是很常见的字词还附带汉语拼音,读起来很方便。尽管我们时常读错或对一些字词不甚了解,但边拼读,边看图猜测图意,也能领会其中的大概意思,读得津津有味。

那时从新华书店买一本连环画图书,价格一般一角六七分钱左右,页数厚的、纸张好一点的稍贵几分。哪个小伙伴家如果有几本图书,在孩子们中间是很值得自豪的,众星捧月般被大家拥戴着。为了能拥有一本喜欢的图书,我们常常主动和父母一起整理屋子,挑一些破烂去卖,或者抢着去买酱油或盐巴,每次克扣一分、两分钱,积攒下来的钱就去买小人书。

当年街上摆图书摊的行当也就应时而生。那时候书摊生意极好,出摊图书的数量少则数十本、多则数百本。书摊一般放在向阳避风的地方,如商店门口的廊檐下,或在马路边用竹竿搭建一个简易的顶棚。一本本图书被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书架上,旁边放了小凳

子,或者一米多长的窄窄的长凳子,人们便挨挤着坐在上面看书,大人孩子都有。凳子不够时有的站着看、有的蹲着看,孩子们则干脆坐在地上看。价格一般是一分钱一本,小伙伴有点零钱的时候如饥似渴争相借看,没钱的时候只能眼巴巴地望着书摊。有时实在忍不住就蹭书看,仗着那时候视力好,站在看书的孩子旁边,装作选书,斜着眼睛瞄,也能看个大概。但是摊主常常来驱赶我们,轻声吆喝着:“想看就借,不借早点走,别在这挤着。”有时我们装聋作哑赖着不走,店主便摇摇头走开了。

有一次和两个表哥逛街,看到书摊就走不动了,但是临近中午,要急着赶回去。小表哥看到三本岳飞传,实在太喜欢了,耐不住诱惑,趁摊主不注意,揣在兜里溜了。摊主不慌不忙走过来把我和大表哥拦在那儿了,说:“你们三人一起来的,肯定是一伙的,要么把他找回来,把书还过来,罚款2元,要么抓你们去派出所。”把我俩吓得够呛,心里直埋怨小表哥手欠。我一路追过去,好不容易才把他追上,小表哥知道情由也不敢回来了,让我把书带给摊主。摊主好好地讲了一通道理,才把我俩放走。那次教训以后,小表哥再也不敢占小便宜了。

连环画如今已退出了历史舞台,但它已然成了收藏在记忆“档案”里的永恒风景。

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772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